

邵县史志

第一期



邳 县 史 志

(1)

邳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

编 者 的 话

在征集县志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将已整理的部分汇编成册，定名为《邳县史志》。通过内部发行，介绍给全县广大群众。我们发行这个小册子的目的，是为了引起全县各界人士对修志工作的关注，核实和积累资料，普及地方史志知识，并进一步征集资料。希望大家对我们的工作给予支持，对其中的错误予以纠正，并欢迎大家踊跃提供资料，以促进我县修志工作更好地开展。

邳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五年九月

目 录

一、编者的话

二、邳县出土文物.....陈永清 (1)

三、邳州的沿革与兵事.....戴启汉 (3)

四、旧州暴动.....曹树同 (9)

五、邳县河道变迁及水灾概述.....戴启汉 (15)

六、下邳的故址在宿迁县吗?岂 寒 (22)

七、邳县第一座立体交叉桥.....仲 谟 (26)

八、张良与黄石公的故事

附黄石公素书.....丁如浩 (28)

九、韩信瓜.....炎 亭 (34)

十、一双靴子的故事.....王树强 (37)

十一、土山马迹亭.....周唯一 (41)

十二、石崇的故事.....周瑞修 (43)

十三、梁王城的传说.....炳 炎 (48)

十四、汤琵琶.....戴启汉 (51)

十五、石屋寺.....炎 亭 (57)

十六、黄山红袄军.....馥 芝 (60)

- 十七、岨山今昔.....戴启汉 (63)
- 十八、韩世忠五攻下邳.....炳 炎 (67)
- 十九、陈肇宪为民请命.....馥 芝 (69)
- 二十、寨山奶奶庙.....周伯之 (72)
- 二十一、邳县民间舞蹈.....徐安义 (74)
- 二十二、古人咏邳诗介绍.....岂 寒 (76)
- 二十三、一首反映清代邳州荒年的诗.....馥 芝 (78)
- 二十四、“运河争横流，沂武无归宿”
(81) ——介绍吕家骥的记水灾诗.....馥 芝 (83)
- 二十五、邳城烈士祠.....炳 炎 (86)

邳县出土文物

从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六年，江苏省文物队、南京博物院、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组、厦门大学考古实习队等单位，根据邳县上报的文物普查资料，曾经先后五次来邳县对大墩子和刘林遗址进行发掘，共挖出了墓葬六百零六座（其中大墩子为五百五十四座），发现的出土文物有数千件之多。据碳十四测定，大墩子遗址包括三个时期的文化层：上、中层属刘林、新沂花村文化堆积层，下层为青莲岗文化堆积层。墓葬属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堆积层的测定和文物的发现，为研究我国原始社会后期，黄河及江淮流域的古代文化提供了大量珍贵资料。

大墩子遗址，在邳县四户乡小冯家东约五百米处，遗址为一灰黄土堆，堆长约一百米，宽约九十米，平均高四点五米。

出土文物，石器有锛、铲、凿、镐、斧、纺轮等；角器有镰、锤、矛、匕首、箭头、锥、鱼镖、针等；陶器有鼎、规豆、罐、盂、钵、杯、缸、背水壶等生活用具以及陶房模型。还有一些玉镯、玉环、玉坠等饰物。其中有的文物体现了一定的工艺水平。如石镐一端尖如鸟喙，一端平如铲刃，中部厚而有孔，粗具现代的镐形。角镰较有锋刃，有些陶器绘有禽身、兽头等花纹，陶房模型室前还饰以狗的图形。有些彩陶以黑、红、白等颜色绘成图案花纹，构图整齐、匀称。骨制品和石制品的钻孔，磨制，都体现了人们朴素的美学观点和爱美情操。

随葬品中，男子多是石斧、匕首，女子多是骨针、骨锥、纺轮等，这表明男女已有社会分工。可以想象陶器的制作过程，需要一定的工序和完备的锻烧设施，说明了当时社会上已有专业分工。在发掘时还发现一座男性为主的迁移合葬墓，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以男性为中心的氏族社会已经形成。

在大墩子三层墓葬中，人的埋葬方向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东西偏北五至十度。说明了当时人们已知东西南北方位，并有寻求一定吉利方向葬人的方法。

刘林墓遗址，在戴庄乡火石埠村，五十二座墓葬中多为单身葬，随葬品的种类大致与大墩子文物相同，但制作较前精细。陶器中有一定数量的彩陶。

文物是窥测历史的窗口，也是古代文明的见证。考古专家对大墩子和刘林出土文物的发掘和分析，对我们认识四五千年以前人们的生活情况，从而进一步研究当时的社会和生产状况，有一定的价值。为此，省县文物部门非常重视这两处历史文物，列为省级及县级的文物保护单位。省博物院里陈设了大墩子出土文物共二十七件，近年来曾多次参加出国展览。一九七六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纪年表》一书，援引了大墩子遗址作为公元前约四千年青莲岗文化遗址的例证。

陈永清

邳州的沿革与兵事

邳县在清朝称邳州，邳州的历史悠久，自古由氏族建国，后为郡国的封邑，为军、州等行政单位的治所（政府所在地），有约三千五百年的历史。

首先谈谈邳州的沿革。

邳州自古属徐州之域，为徐夷氏族聚居的地方。夏朝时薛国的祖先奚仲（传为车的创造者）曾将国都迁到邳，当时的邳，据后汉应劭的《水经·泗水注》说指下邳（奚仲自薛徙居之，故曰下邳）。到了商朝，奚仲的十二世孙仲虺，做商汤的左相，又将国都由下邳迁回薛地，但这次迁都，并非迁至原薛国的故址，而是在薛西三十里另建都城，这就是后来的仲虺城。也称上邳。

据《晋书·地道记》载：“仲虺城在薛城西的三十里。”

关于仲虺城即上邳的说法，清雷学淇在《竹书纪年》中有考证：

“奚仲迁于下邳，地今邳州。传曰：商有姓邳即此。仲虺为汤左相，迁于薛城之西三十里，是为上邳。”

下邳的故址在今江苏省睢宁县古邳乡，上邳故址在今山东省微山县夏镇附近。下邳和上邳夏时先后曾为薛的国都，下邳在商时为诸侯国，不过夏商时邳无上下之分。古籍有关邳的记载，是指上邳还是下邳呢？要作具体分析。

夏商之世，邳薛互迁之事，除上述奚仲和仲虺外，还有：

“武丁时有祖己复徙国于邳。”《唐书·宰相世系表》
到周朝以至春秋战国时，还有邳薛徙迁之事：

“武王封奚仲之后于邳”《续汉书·郡国志》

“梁惠王（即魏惠王）三十一年（前339年）邳迁于薛”。《竹书纪年》

上述所迁之邳，应指江苏的下邳，而不是山东薛地的上邳。因为奚仲所迁，从薛城距上邳仅三十里，理应无此必要。而后来的迁邳，是从薛地之上邳迁出，自然应是迁往下邳了。

至于其他有关记载，如：

“外壬（发）元年（约前五世纪），邳人妫人叛。”

邳和妫同是商的诸侯国，妫国故址在今山东曹县、定陶一带，邳人妫人联合叛殷，似应因国土毗连才将邳妫共称的，而只有上邳才可能与妫毗连。因此这次反抗殷商王朝的奴隶暴动理应发生在上邳。

一九五四年山东枣庄出土的邳伯罍，也系指上邳之邳伯的随葬品。其罍口铭又为：

“佳（惟）正月初吉，丁亥不白夏子自乍（作）樽罍，
用蕲（眉）寿无疆，子=孙永宝用之。”

文中的“不”即“丕”，古文“丕”和“邳”为一字。
“白”即“伯”，为封爵，夏子为器主人名。

邳伯罍是在枣庄北洳河水利工地上出土的，该地当时应属上邳。

下邳最早见于史书在战国齐威王二十三年（前334年）。
据《史记·敬完仲世家》记载：

“居期年，封以下邳，号曰成侯。”

这个成侯，就是齐威王的相邹忌。下邳当时属齐。而上邳见于史书，最早在汉代，较下邳晚148年。据《史记·惠景间侯者表》记载：

“吕后二年(前166年)，封楚元王子郢客为上邳侯。”这是上邳见于史书最早的记载。

下邳为夏商周的都邑，秦时建下邳县，为下邳称县之始。时下邳属泗水郡。至新莽时曾一度改下邳曰闰佺。

东汉明帝永平十五年(72年)，置下邳国，辖十七城：下邳、徐、僮、睢陵、下相、淮阴、淮陵、盱眙、高山、潘旌、取虑、东城、司吾、良城、武原、曲阳、淮浦等。辖区北至今江苏邳县、新沂，南至盱眙和安徽嘉山，东至涟水、淮安、清江。为下邳辖区最大之时。

三国魏时置下邳郡，属徐州，为下邳置郡之始。魏文帝至晋武帝复置下邳国，旋又改置郡。一直到隋末，领辖下邳县(南朝梁时一度改为归政)、良成县(晋改“成”为“城”，唐废)、武原(北周废)三个县，均以下邳县为郡治所。到了隋大业三年(607年)，郡治所由下邳迁至宿豫(今江苏宿迁)，十四年之后至唐武德四年改郡为州，治所仍迁回下邳。这是下邳第一次迁移治所。

唐初改郡为州，旋又去州为县。宋置淮阳军，属京东路，治下邳。金时废军为州。太宗兴定五年，金为了与南宋抗衡，将山东行省的治所由东平移到邳州。

金天会七年(1129年)，金人于下邳城东约三里处，另建邳州城作为治所，这是下邳第一次另筑新城。

明清时期，邳州曾为直隶州，领睢、宿迁二县，从此只称邳州不称下邳了。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邳州因黄河决口，城陷于

水，于艾山南洪福山之阳（现邳城乡驻地），另筑新城，称邳城，原邳州故址称为古邳（或称旧州或旧城），这是邳州第二次另筑新城。

从上述沿革变化，可以看出邳国、下邳国、下邳郡、邳州的建置、领属及辖区等大致情况。下面就其历史上重大变动时期，谈谈邳县历史上的兵事。

邳县在历史上称下邳和邳州的时期较长，几次大动乱期间，下邳成了逐鹿纷争的场所。正如《邳志补》所言：“大抵北人南牧，则由下邳东走角城、淮阳；南人北侵，则由下邳入沂水，经东安，或步进琅琊，趋广固……自来豪杰斥境，乱贼倔强，未有不力征经营于此土者也。”下邳为什么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呢？

原来，下邳地处沂、泗之交，两水从北向南，贯穿全境。自金元黄河夺泗以后，泗水流经下邳上下的这一段成了大运河的一部分，为南北漕运所经，是明清两代南粮北运，公私商旅往来的一条唯一水运通道。确实是“北控齐鲁，南蔽江淮，东俯胸海，西走梁宋。水陆冲要，南北之喉襟”（见《邳志补》），让我们看看历史上发生在这里的军事逐角的情况吧。

秦汉之际，项梁渡淮，率领六、七万大军，曾在下邳驻扎过。汉初，高祖三年，曾大破楚军于下邳。三国初时，刘备代陶谦据下邳。被吕布袭取了。袁术攻下邳，吕布大破袁军，生擒其将。曹操引沂、泗水灌下邳城，擒杀吕布于下邳白门楼下。后刘备复据之，终为曹操所夺。

东晋十六国时，下邳为石勒所陷。在赵二十五年，后被苻坚占领。南北朝时，刘裕以下邳太守据以为成霸业的基地。下邳在刘宋四十八年，后来，降了北魏。在魏六十六年

再降梁，魏又夺之，后入于北齐。陈伐齐，地又入陈。北周夺陈江北地，下邳又属北周。

唐咸通九年（868年），徐州粮料判官庞勋反抗朝廷征兵戍边，攻陷徐州、下邳等地。不久，黄巢起义军兴，杀下邳令。宋时宋江农民起义军曾攻打淮阴军。金人南下，淮阴军首当其冲。从金天会六年（1128年）到天眷十二年（1140年）间，连年战火频仍，下邳成了金宋争夺的焦点。宋将韩世忠曾五次攻打下邳。最后一次，两军在洳口镇展开一场激战。金皇统元年（1141年），邳人为了反抗金朝的血腥统治，曾聚众二十万起义，被金将蒲里特镇压下去。贞祐三年（1215年），山东红袄起义军，从山东攻城略地南下，直抵下邳。下邳守将纥石烈桓端迎战于黄山。金朝政府为了加强邳州的军事力量，以镇压农民起义军，将山东行省的治所由东平移至邳州。元光二年（1223年），邳州从宜经略使纳合六哥杀行尚书省蒙古纲，据邳州反抗金朝。后六哥为红袄军所杀。红袄起义军首领国安用占据徐州、邳州、宿迁，给金朝以很大的打击。金亡以后，宋和蒙古因分占金的领地多次争夺邳州，又给邳州带来了连年战祸，后张士诚夺得邳州。徐达擒张士诚以后，屯兵于邳州，徐达据邳以略定淮北之地，邳州成为明初进取山东的根据地。明正德间，农民起义军刘六刘七多次围攻下邳。天启间，又有张山、李五、郑三峰等农民起义军转战于邳宿之间，一直到明朝灭亡。清朝的太平天国和捻军农民起义军都曾率军至邳。从咸丰八年到同治元年先后四年间，捻军在滩上、官湖、窑湾、旧城、龙池、草桥等地辗转奔袭，杀死各地都司、把总、参将多人，起义军以邳州为中心，南攻睢宁，东走胸乡，西驰滕峰。清廷视为心腹之患，派僧格林沁亲王率领重民进行追剿。捻军首领任桂英勇善战，带领

义军“纵横跳跃，疾如脱兔”。跟清兵展开闪电式的游击战，弄得官兵疲于奔命。经过朝廷多次增援，用了近三年的工夫，才将这支起义军镇压下去。

从上述历代兵事可以看出，邳州为“水陆之冲要，南北之枢纽”，是淮北的古战场。由于兵连祸结，加上水灾为患，致使邳州生产凋蔽，生灵涂炭。历来在徐淮地区比较贫困，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

戴启汉

小 资 料

下邳故城

在

旧城（今古邳镇）东三里，距葛峰山六里。古国，秦县，梁改归政，旋复名下邳。《宋武北征记》：下邳凡三重，大城周十二里半（寰宇记作十里半）。其南门曰白门。中城周四里，吕布所筑。又有小城，周二里许。城西有一小城，周三百四十步，相传为石崇所筑。胡氏谓《禹城锥指》：下邳故城在今邳州东三十里。寻考诸书，更无他证，盖“十”字衍文也。

摘自《邳志补》

旧 州 暴 动

(曹树同 搜集整理)

一九三〇年七月，中共邳县县委在旧州发动了一次捣毁地方旧政权的武装暴动。尽管这次暴动失败了，但它对启发邳县人民的革命觉悟，推动邳县革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九二八年春，国民党在旧州设立邳县第四区公所和下邳镇公所。共产党也开始在这里秘密建立组织，领导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一九三〇年春，旧州地区已有共产党员三十多名，并建立了中共邳南区委和峄阳、峄山前、峄山后、花庄、许党等党支部。中共邳县县委也以这一地区为活动基点。就在此时，李立三的左倾路线传达到邳县，并开始产生影响。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中共江苏省委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李立三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他提出了“农村的斗争已经进到高潮，……地方暴动的条件已经是一般的成熟，党应毫不迟疑地号召地方暴动”等口号。会后，中共江苏省委于一九三〇年二月发出了《第十六号通告》，再次强调党的路线是“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准备全国总暴动”。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日，李立三又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并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及集中全中国红军进攻中心

城市”等一整套左倾冒险计划，并在全党贯彻执行。中共徐海蚌特委为了坚决贯彻执行李立三的左倾路线和省 委 的 指 示，除及时召开会议传达贯彻外，还发出了《红五月工作计划大纲》等一系列文件，并且派员来邳县协助搞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

中共邳县县委根据上级指示，先后多次召开会议，对武装暴动作了反复的宣传和研究。党的工作也是一切为了武装暴动。在舆论工作上，先后向全县印发了《告全邳青年书》、《告短工书》、《告群众书》、《五一告工农书》等宣传品；在八岔路、窑湾、占城、旧州等地搞了“飞行集会”，在陈圩村召开了“五一劳动大会”。与此同时，各区委、各支部还经常于夜间书写标语，到四处张贴。在组织准备上，一方面秘密发展农会会员，一九三〇年五月全县加入秘密农会、短工会、穷人会的农民达三千多人。另一方面通过党团支部活动，强调每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要参加暴动。当时全县报名参加武装暴动的党团员近二百人，并在夜间作战斗训练。再者，通过各种关系，筹集群众中的各种武器用于暴动。根据各区委、支部的摸底统计，全县可投入暴动的各种武器千余件，其中土炮五百支、快枪二百支。

在武装暴动的各种条件成熟之后，邳县县委在特委代表的协助下，于六月底的一天夜里，在嵎山凤凰窝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武装暴动的时间和地点问题。经过讨论，决定于七月七日（农历六月十二日）利用土山逢集在土山镇举行暴动。估计打开土山，从镇公所、公安分局和大商号“公太永”、“万丰永”、“室泉涌”、商会里，可夺得长短枪百余支，然后组成一支红军游击队，以嵎山为根据地拉游击。为了指挥好这次武装暴动，县委成立了武装暴动指挥

部，成员有：王树黄、石岐山、乔庆环、武广春、沈现之、赵兴仁、王守宽等，王树黄任总指挥，武广春、赵兴仁负责军事；石岐山、王书楼负责政治宣传。指挥部要求各地参加暴动人员一律于七月六日晚到许党村集中，于七日早饭后杂在赶集的人群中进入土山圩，听候号令开始暴动。不料天不作美，岷山会议之后，阴雨连绵，多日不停，遍地积水，交通受阻，参加暴动的人员大部分因雨未能于六日晚到达，致使土山暴动的计划未能实行。

七月七日晚，县委在许党村召集各地前来参加暴动的党团员开会重新讨论武装暴动问题。在讨论中大家分析了土山镇的实际情况，一致认为武装暴动要坚定不移地进行，但地点应改在旧州为好。理由有四条：一，旧州自一九二八年起学运、农运连绵不断，群众基础较好；二，旧州虽有国民党的区、镇政权机关，但武装力量不强；三，旧州离岷山很近，暴动万一失利，可据山而守；四，乔庆环、张瑞年、刘申和等共产党员分别与敌区长芦荫堂、区队长杜锡山、镇队长王鹤玲有朋友、同学关系，可利用此关系打入敌人内部搞里应外合。县委认为这些意见是正确的，当即决定七月九日在旧州举行武装暴动，并对暴动的具体行动作了周密部署。

七月九日早晨，参加武装暴动的一百多人，化装成各种身份的人，暗藏武器，进入旧州镇，等待着暴动的号令（原订十点钟鸣三枪为令）。乔庆环、张瑞年、刘申和分别以辞行、送鱼的名义进入区、镇公所会见芦、杜、王等，打算伺机结果他们的性命，断绝敌人的指挥，然后再发出暴动的号令。不料由于汇集在区公所门前的暴动人员过多，且不时地向区公所内张望，引起了敌卫兵的注意。当卫兵徐中贤奉杜

锡山之命对暴动人员驱赶和搜身时，共产党员许文藻、王子愚不等号令便去夺徐的枪。徐中贤见状，大声叫喊：“有土匪啦！有土匪啦！”，继而一口咬住许文藻的手指不放。石岐山情急之下，抽出枪来一枪将徐中贤击毙。

正在与乔庆环、张瑞年闲谈的芦荫堂、杜锡山，听到枪声急忙出外察看，乔、张二人分别从背后对芦、杜开枪。芦荫堂受伤后逃上区公所后边的炮楼，一面命令号兵吹号向睢宁县区队（旧州西头即睢宁县七区区公所驻地）求援，一面派人去找其叔父芦修德，调乡练来帮助镇压。区队长杜锡山被张瑞年连开两枪未中，又见卫兵班长王占元也被打死，暴动人员已拥入区公所前院，便急如丧家之犬，向区公所炮楼跑去。此时，区队从炮楼上向暴动人员连连开火，暴动人员也以猛烈的火力进行还击，边打边向东撤，最后占据了马号炮楼。

镇公所方面，刘申和、张渠川等暴动人员顺利地缴了镇卫兵班的十三枝长枪，刚撤出来就顶头遇上了芦修德率领的大批乡练，于是他们抢先占领了中炮楼与乡练们对射。乡练们是受芦修德的哄骗来旧州打“土匪”的，所以他们的火力很猛，很快地攻到楼下，并搬来干柴焚烧炮楼。楼上的暴动人员迫于无耐，冒着生命危险，从楼上跳到群众的房子上，然后往东撤退，有的人寻路撤出旧州，有的人又上了马号炮楼。乡练和区队很快地紧缩包围圈，将马号炮楼团团围困。被困在楼上的几十名暴动人员处于孤立无援，十分危险的境地，但是他们毫无惧色，一面抗击着敌人一次又一次地进攻，一面从楼窗口摆动着鲜红的党旗，大声地向楼下的乡练宣传革命道理，唱起雄壮的《国际歌》。战斗从上午一直持续到深夜。他们先后多次组织突围都未成功，处境越来越困